

我所見的賽金花

劉家麟

美人遲暮曷勝淒涼

中華雜誌所刊的「彩雲曲」專輯，勾起了我早年會見賽金花的回憶。不過，我親見賽金花時，已是美人遲暮，晚景淒涼。暮年時期的賽金花，真是清苦極了，可是她那冷落的門巷，仍還有不少的新知舊雨，前往拜訪，然而已不是達官顯要，富商巨賈，而是一些有歷史癖的學者文士，和外省來平的觀光客。

除此之外，便是一些想以「賽金花」的名字，玩玩噱頭，藉以牟利的。例如北平有一家戲園，曾請她登臺一次，事前大登廣告，票價竟賣到五元之鉅。又有一次，一家飯館開張，也將賽金花請來吃飯，讓顧客們瞻仰她的暮年風姿，果然這家館子，沒幾天便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。想那時還沒有剪綵與揭幕之風，否則，賽金花還要忙得不可開交，多少有些進帳。

賽金花的晚年，爲了補貼一點生計，不得不硬着頭皮，來做別人牟利的工具，她的內心，實在痛苦極了。再有一次北平哈爾飛大戲園，請賽金花登臺，要她演說個人的歷史，結果，她跑到舞臺上去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只得推諉說嗓子痛，另外請人代表她說幾句話了事。我們想也許真的是嗓子痛，或者是神經緊張，然而一個曾經走遍國內外叱咤風雲的名女人；以這種方式，來介紹自己，誰都爲她難過，自然是不易於啓齒，想起來，這實在是一件何等淒楚的一幕悲劇。

又有一回，秦腔易俗社（陝西梆子）到北平來，上演新戲「頤和園」，內容就是描寫賽金花與瓦德西戀愛受辱

故事，演到兩人調情的時候，非常肉麻。賽金花自己正在下面看這齣戲。有位認識她的人，看她皺着眉頭，便去問她：「臺上所演的，是不是真事？」她看來詢問的，是北京某報的訪員，便竭力申辯說：「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！」

北平著名坤伶新艷秋，也想將賽金花一生事蹟編成戲劇，於是挽訪人介紹，親自跑到后仁里去拜訪賽金花，說也奇怪，賽對新艷秋印象特別好，好像有緣似的，賽認新的臉龐兒長得很像她本人年輕的時候，對於新伶請求，便很高興地一口答應了。可是新伶一連去了好幾天，陪着她躺在煙榻上，因為賽的精神不好，情緒不佳，總是許着俚精神恢復再作有系統的回憶。這時新艷秋又應聘到上海演出，這也是一位想以賽金花事迹編製戲劇的一人，畢竟也是失敗了。按新艷秋，本名王玉華，北平天橋鬚兒班出身，拜程硯秋爲師，後來師徒交惡，在北平，上海，南京打對臺，時人惱之。傳說新伶命帶白虎，有殃夫星坐命宮，有人接近，均蒙不利，後來均一一證實了；楊杏佛、曾仲鳴、繆斌、張嘯林都和她有飢膚之親，不是暴卒，就是被刺，最後下嫁偽青島市長邵中樞，亦以漢奸罪在獄病死。她本人於大陸陷匪後，被折磨而死。

那時北平文化界與賽往來最密的，還是要算劉半農了，這位語言學專家，最初是屬於「鴛鴦蝴蝶派」的文人。在初，他曾經自告奮勇，要替賽金花寫一部完整的傳記，而賽亦以相互標榜，喜不自勝。因此，有一時期，此君每天下午於北京大學一下課，側着黑呢帽，遮住半邊臉，從北河沿坐着洋車到賽金花寓所裏去。半農這個人，矮矮的身軀，方方的頭顱，看起來好像是一位專家求證的物理科學家，決不像一個風流倜儻的江南才子，他是老牌法國留學生，可是一點也沒有法國人浪漫熱情的氣息，以這樣一個人去寫賽金花傳記，本非所長，結果，祇寫了一小部份，便逝世了，使很多人大大失望，尤其是賽金花本人更感嘆無已。「著書未成身先死，長使佳人淚滿襟。」對於賽金花個人，也是一次不大不小的打擊，後來雖有商鴻逵續成，狗尾續貂，前後不連貫，一蟹不如

一蟹了。後來賽金花每與人談到此事時，自嘆人交到霉運，好事都要變壞了。

國府定都南京後，大概是民國十六七年吧，何應欽任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主任，分會下轄有一政訓處。發行「北方日報」，宣傳國府政令，現在臺灣的名作家國大代表魏希文兄，時正充當北方日報的記者，魏希文固一翩翩少年，仰慕賽金花大名久矣。

初相逢時豐韻猶存

於一個星期天上午，駕車往訪，希文是湖北通城人，通城屬鄂南，與湘嶺接壤，賽聽到希文所說的口音，與江西口音相似，而希文又姓魏，頗疑希文是她最後一任丈夫魏斯靈的族人，故對希文去訪，非常重視。

談到魏斯靈的家屬，賽金花說，早已回南去了，不過，斯靈有一個兒子，現正在北京大學肄業，功課不壞，說話爽朗有父風，我很鍾愛之，他喜歡北方黑棗，我前日派人送去一包，他說來看我，幾天來盼望他來，他並未來，年輕的人，不大講信守，我心滋痛，希文看到她說到此，眼眶紅潤了，希文知道她晚年無子嗣在旁，因而感慨萬分，安慰她一番，遂告辭。這一段訪賽往事，魏希文回憶起來，猶歷歷如在目前。

作者幼年喜閱報章雜誌，讀到樊樊山為她製的彩雲曲，那時就知道北京有位名妓傅彩雲其人。民國八年夏，正值張勳擁兵挾宣統帝復辟，全國視線，均注視在北方這一重要新聞，不料南方上海亦有轟動社會之賽金花下嫁魏斯靈大新聞，尤其上海大小報紙描繪更甚詳，這時始知道傅彩雲就是賽金花，賽金花也就是傅彩雲了。

民國九年，先君佐傳增湘於教部，我在北平渡暑假，適奉直兩系在琉璃河大戰後，市面不幾天就恢復了，先君同幾位朋友在全聚德吃飯，我叨陪末座，看到賽金花同先君一位朋友雙雙蒞臨，同席者皆稱為魏太太，陪同她來的是另一姓氏，我心裡很納罕。賽金花是魏太太，陪她同來的為甚麼不是魏先生呢？後來始知道魏先生是民六

在上海與賽結婚的魏斯靈，現已歸了道山，而賽對魏情愛彌篤，誓不再醮，故人咸以魏太太呼之。

我那時見到賽金花的印象是薄施脂粉，打扮樸素，和人談話都是彬彬有禮，而在座的都是中年以上文教界的人士，對賽也禮遇有加，所談的彷彿都是以往的事蹟，我並不大注意，只聽說她遇到散兵游勇把她家值錢的東西都搶走了。這是我讀過彩雲曲後，在報上又看到她結婚的新聞以後，一個偶然機會見到賽的情影，論年齡在五十歲了，而我看她的豐韻，約在四十左右的樣子。

民國二十二年暮春，全國鐵路展覽在北平舉行，我那時正在漢口主辦一家民營報紙——漢報，組織武漢新聞記者團北上參觀，除了正式參觀開會外，少不了遊故宮，逛三海，赴宴各團體之大宴小吃，每日都有，幾乎使人懶於刻板式酬應。

有一天，接到鄉人小實報社長管翼賢請柬，席設中央公園來今雨軒，另附有陪客名單一紙，一眼觸到的是魏趙夢蘭女士，事前也是我們所要求的。這次宴會大家顯得份外高興，因為將瞻仰一代名雌，個個整潔衣冠以赴宴，來今雨軒是中央公園另一館舍，牆壁天花板，俱為宮殿式，門前小池垂柳，份外靜幽宜人；平時無人租賃宴會時，專供遊客品茗下棋，凡到過故都的人，無人不知有此一盛地。

這天風和日麗，賽金花着綾綢大花天青色的大褂，青緞褲，足登青布鞋，腰間繫了一大方淡青色的綢手帕，衣履顯得非常整潔，但面龐皺紋隱約可現，談不上如何豐韻，額際間看出憔悴，經主人介紹後，賽起立面露笑容，微微半鞠躬，有人請她講話，她以手指喉嚨感不適，婉謝之。旋有人問她當年隨洪欽差出使歐洲及義和團在平津鬧事情形，她也略略的作答，但聲音顫弱，許多人都聽不清楚，我提出改日踵府請教，她表示歡迎，甚麼時間都在，記得這一席還有北平伶界程硯秋尚筱雲報界成舍我，以及北平許多聞人作陪，賽因身體不適，先行辭去。

再相晤已是望六年

越數日，我們一同四人，僱一汽車到南城居仁里，我們一下車，里弄湫隘，垃圾堆成小阜，一望而知爲貧民窟也。踏進里內，步於十六號門牌前，貼有褪了色的紅紙，上面寫着「江西魏寓」四字。

我們在門前停步了，極目望去，這里弄是一密如櫛比的門對門的木板房屋，木板是紫紅色，業已變成咖啡色，色澤已呈現黯然無光，我們四個人八隻眼睛互爲心照，瞭解了賽氏晚年處境之一斑。甫入門，就是客堂，方椅條凳，交錯陳列，飯甌瓦罐，紛置棹上，客堂是土地，更顯出陰深深而無光。有頃，一老女僕由左耳房出，我們知道是顧媽，小腳，繫褲口，蹣跚着執壺敬茶，我們自尋椅坐，顧媽說：太太馬上出來了；大概是小睡將醒，且是病得更顯得病態畢露，嬌慵無力，她掠着鬢髻，躬式以柔和京音向我等曰：對不起，昨宵失眠，黎明始合眼，先生久候了。言罷，似有不勝歉然之意。她那天穿着藍綢褂外套一件文青人造絲的嵌肩，面色雖憔悴，而豐韻仍襯托出大方、高貴，顧媽在旁爲她以水煙袋裝煙，燃火，我們詢她過去浮沉及今後打算，他的答復是，往事一幕一幕的過去了，記也記不清楚了，譽我者謝謝它，毀我者也不計較了，這十年來，命運不佳，加之病魔纏身，望六之年，如何能撐持下去，將擬於年底回南（蘇州），終我餘年，我們看到她體弱力衰，不願多談，她呀呀顧媽取出半身六寸照片，每人贈送一張，並以鉛筆題了上下款，她所署的名是魏趙靈飛，蓋上私章，很鄭重遞到每個人手中曰：「笑納留念，回南再見。」我們遂告辭，祝她珍重而別。跨出大門，顧媽扶着她回到房內，兩頭獅子狗在門外搖着尾目迎以送。我們乘上汽車回首凝視居仁里一排一排的木房瓦屋，幻起了賽二爺的往事，喟然久之。